

读书达人

河北大学副教授傅林： 研究家乡方言 传承汉语言文化

本报记者 齐斐斐 本报通讯员 吕永森

初冬的献县十五级镇小营村，阳光正好。傅林从保定回到了家乡，一进门就和他父亲唠起了嗑儿。十几年来，父亲是他专著的发音人，只要发现新的方言读音，他都赶紧记录下来，以便继续研究。

42岁的傅林是河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曾主持“语言接触对京津冀汉语方言历史演变的影响研究”，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之献县方言、沧县方言、滦水方言等，“基于传教士文献的河北献县方言”等国家级、省级科研项目，出版了《献县方言百年演变史》《沧州献县方言研究》等专著。



傅林(中)带领学生们进行田野调查

书是人生的“第一桶金”

傅林和家乡方言的故事还得从认字读书开始。

自从上小学识字开始，傅林就到处找书看。父亲虽是村上的民办教师，但家里书并不多。他把父亲当老师时用的中学课本读了又读，虽然大部分看不懂，但很享受那种阅读的感觉。后来，他发现家里糊房顶用的很多是旧报纸，就躺在土炕上，用力分辨着字迹去读。最后实在没什么可看的了，他就翻箱倒柜，把所有带字的书都看了个遍——母亲的衣服裁剪卡片、抽屉里的旧粮票、火车票、各种证件、挂历上的年月日……无一遗漏。

上初一的时候，傅林第一次出远门，去石家庄的二舅家。舅舅、舅妈知道他爱看书，就把他放在了新华书店。这是傅林第一次走进书店，徜徉在书的海洋里，高兴得有些眩晕。他到处看书，选了一大摞书抱着，抱不动了还在选，直到二舅来找他，才发现天已经黑了。二舅和舅妈带着他去逛夜市，那里五花八门的东西非常多，对于一个初次进城的少年来说简直目不暇接。他在一个书摊前停下就走不动了，

二舅又给他买了很多书。

从石家庄回家前，二舅还把一整箱子藏书都给了傅林。搬着这沉甸甸的几十本书，虽然汗流浹背，但他脸上的笑容却如春风般自在。

求知欲要恰当引导

读书带给傅林的不仅是知识的丰富，还有灵魂的丰盈。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考上河北大学后，学校的图书馆让他一下子找到了归宿。但长时间沉迷于书海，也会迷茫，因为书太多，他可能一辈子也看不完。怎样读书、读什么样的书，成了他思考的问题。

幸运的是，这时候他遇到了雷武铃老师。雷老师是北大毕业的诗人，他正带着学生们重新阅读经典文学著作。这种阅读过程是很奇妙的，老师讲解不多，只是一字一句地去朗读，把“要害”的地方点出来让学生们去思考。傅林在这个求学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理性的觉醒，通过阅读重新发现了自己，知道了自己是一个什么人，和别人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应该怎样观察和理解世界。

他认为，读书，不管是读什

么书，只要读，就可以给人以良好的思维训练，同时增长见识，对学习成绩的提高也有很大帮助。

现在经常有家长问他学习的经验，他的答案都是让孩子多读书。小学生、初中生，他们的求知欲是极其旺盛的，家长应该尽可能地让他们的世界充满书、充满游学旅行、充满与读书人的交流，提高“供给”的水平和质量，让孩子旺盛的求知欲投射到正确的地方。

出版家乡方言研究专著

从读书到写书，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读书归根结底是为了培养一个人去作新的创造和发现。

傅林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取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获得的是语言学的学术训练，这一训练让他初步具备了从寻常的事实中发现规律的能力。北大的读书经历唤醒了从小就感到好奇的一件事：为什么我说的方言和普通话不一样？我的方言是从哪里来的？

于是，他开启了一次次寻访探究之路，出版了《沧州献县方言研究》。这本书以他的祖父、父亲和好友为发音人，全面记录了献县方言的各种信息。父亲傅子

义几乎把全部时间都用来配合儿子的调查。为了把一些农具配件说清楚，他一遍又一遍地描画图画，生怕有所遗漏。每当想到一个特色词语，他都兴奋地叫儿子过去记下来。在写作过程中，他的祖父傅耀珠、好友郭海涛不幸辞世。“每每想到祖父在病中为我核对‘扇扇’的发音时的情景，听到手机里留存的郭海涛反复为我核对地名读音时的录音，我都禁不住流泪。”对于方言的研究过程，傅林有太多感动和收获。

献县方言有个很特别的情况，就是100多年前的法国传教士、汉学家戴遂良和著名学者张鼎彝曾对那时候的献县方言做了非常详尽的记录。2010年，在导师陈保亚教授的课堂上，他听了同学艾滋芳做的关于高本汉《北京话语音读本》的研究报告，深受震动。因为高本汉记录北京话时竟然直接用了戴遂良的献县话文本作为调查底本。这提醒了他，戴遂良文献的学术价值和影响力比他原先预想的还要高。他开始下决心将各种资料串联起来，梳理献县方言的百年发展脉络。

2014年下半年，傅林利用赴美访学的时间，对戴遂良系列教材的语音部分进行了较为系统的

研究，写成了《河北献县方言一百二十年来的语音演变》一文，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本书的语音部分在其基础上根据最新的思考，做了较多改动。之后，傅林开始分析系列教材中的词汇、语法和长篇叙述等内容，完成了《献县方言百年演变史》的撰写。

献县方言的很多事实和历史信息仍有待继续开掘，这需要把视野扩展到河北方言乃至北方方言，从时间上也要扩展到更久远的时代。他的另一部书《契丹语和近代汉语及其接触研究》，就是从汉语和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接触来看汉语本身，根据少数民族的古代语料资料，可以知道很多现代方言的特征来源，比如献县话跟河北省很多地方的方言一样，管叔叔叫“shou（音同收）”，这一特征在辽、北宋时期的北方汉语里就有了。

用专业记录乡土文化，近年来，傅林还带领学生们活跃在水乡淀区、太行深山。他们为河北各地的方言建立“档案”，从一个字、词，追索当地人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迁徙定居的历史、文化融合的演进，为保护和传承河北地区的文化遗产作着少为人知的努力和奉献。

李思云：用书法为孤独症孩子点亮星光

本报记者 齐斐斐

与十几米外的车水马龙相比，李思云的世界是安静的。午后的阳光透过屋顶的天窗，映照着四壁悬挂的书法作品，浓浓的墨香与平和的暖意，洋溢在运河区御河路的这处院落里。

这里是李思云的云天书院，一个不只是传授中国书法的地方，还是很多孤独症孩子免费学习书法的“家”。两年多来，李思云通过线上线下，为上百名孤独症孩子教授书法，为他和他们的家庭点亮了希望之光。

从生意场到书法小院

李思云今年40岁，用儒雅沉稳形容他最为贴切。他是广西玉林人，祖传中医骨科。秀丽的山间百草芳菲，在泪泪的药香中长大的孩子对中医药有着深厚的情感，沉浸在骨子里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他成长的底色。

李思云的爷爷是一位书法爱好者，村上各家各户祠堂的对联、春节的福字、墓地的碑文都是爷爷的“墨宝”。李思云从7岁就跟着爷爷练习毛笔字，在一笔一画中研磨，在一点一滴中成长。

在中医的熏陶下，李思云如愿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可命运的转折总在瞬间，这些年，他并未从事专业，而是因生活所迫，奔波在生意场。他2007年来到沧州，涉足过通信、百货、化妆品等很多行业，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起伏的商海，嘈杂的商业，获得了一桶又一桶金的时候，带给李思云的并不是发自内心的快乐和满足，而是一夜夜的反思：“这是不是真我想要的生活？”答案：不是。只有沉浸在书法中时，李思云才是真正的李思云，只有握笔运气、书香翰墨，才是属于他的精神云天。于是，2016年的一个春日，云天书院打开了大门。

这是李思云的重生之门，也是梦想所归。

孤独症孩子走进云天书院

“感恩李老师，一辈子都忘不了您为我们流过的眼泪和汗水，忘不了您那句‘我愿意为星月社的孩子们做点什么’，忘不了您自掏腰包为我们买的桌椅板凳，忘不了您说的‘只要有一个孩子我也会守在教室！’”沧州星月社的王平老师，在星月社书法班成立两周年的时候动情地说。

星月社是一个为孤独症孩子和家庭搭建的公益组织。两年前，在星月社组织的一次孤独症孩子画展上，李思云被深深地打动了，面对这些不同的画作，他久久伫立，泪流满面。那一幅幅多彩的涂鸦是孩子们的世界，他们是另一片天空中的星月，他们的生命应该有更多可能，人生应该有更多路走来。

为孤独症孩子教书法的想法在那一刻越发笃定，他和王平取得联



李思云(左)为孤独症孩子教授书法

系，拿出了每周六上午理应最好的“赚钱”时间，来给这些孩子们线下教书法，周日晚上线上教学。起初，星月社没有固定的活动地点，看着四处奔波的孩子和家长们，李思云心里不好受。“让孩子们到书院吧，我给他们买桌椅和笔墨纸砚。”听了李思云的一番话，王平拉着他的手半天没松开，连声感谢间泪水已滑过脸颊。

当王平说出这些孩子们的“不同”时，李思云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打消了这个敏感的顾虑，“我的愿望就是让更多中国人写好中国字，包括孤独症孩子。”朴素的话语透着坚定。

就这样，孩子们走进了云天

书院，在这个温暖的小院儿里遇见书法、爱上书法、沉浸书法。

用书法为孩子点亮星光

没有异样的眼光，没有嫌弃的话语，只有一遍遍耐心的教学、一次次真心的呵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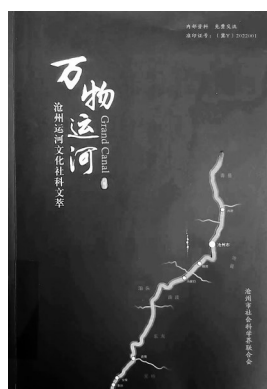
18岁的唐文超学习书法之前，是家里的破坏分子，在书院上课时也时不时地在地上打滚儿。在李老师的耐心教导下，他现在每天都粘着家人陪他写字。只要来到书院就特别开心，很少出现急躁的现象了。

15岁的王子寒学书法的这两年变化很大。现在每天都沉浸在

好书推荐

《万物运河——沧州运河文化社科文萃》

本书汇集了关于沧州市运河文化的研究成果和科普类文章，客观挖掘、整理了沧州大运河沿岸的历史、社会、教育、生态、医学、音乐、美术、文学等多个领域的丰富资源，梳理了各领域与运河之间独特而密切的关系。本书不仅让读者了解了大运河流经的沧州，还看到了“学术中的沧州大运河”。



《我们的运河》

本书按照京杭大运河由南往北的流向，将沧州段的流经节点作为单位进行梳理，通过诗歌、物产、杂技武术三部分，向读者展现了京杭大运河沧州段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沿岸风采。本书既注重体现运河文化的整体传承，又凸显了沧州段的本土特色，值得一读。

读书一得

构建高品质的精神家园

——读路玉洪诗集《沧桑雨》

杨博

路玉洪的诗集《沧桑雨》令人耐读和品味。说其耐读，是因为这些诗短小精微，蕴含了颇为深刻的寓意；说其令读者品味，则是诗集所辑录的大部分作品，具有较强的文化属性和语言特色，且兼及对多个生活层面的厚重思考。

众所周知，诸多诗歌上乘之作，贵在质朴中凸显不俗、凝练和传神。而这些可圈可点之处，在《沧桑雨》诗集中，都很直观地显露了出来。

且看他收录的集子中的一首《枯井》诗：“村头有一口老井/走过的轮回里/枯干了水里的日月/露出沧桑淤泥/已经没有人知道/泉眼的苍茫里/沉了多少夜色的平静/人们在梦里停歇/在你浮动的甘甜里/有多少父辈/苦涩的追求/也没有人知道/你丢了多少老屋里的红尘/繁衍了多少生与死/然而你枯干了/枯干了一个小村在炊烟里/繁华里和忧伤里的陈年/血脉/枯干了一代人/又一代人”。

在这首诗里，诗人用平实、灵动的笔墨，把人们司空见惯的景象，佐以诸多联想及感慨，将大自然与生命的关系、世间万物轮回的因果元素，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凝结了诗人独特思考的语言结晶，拉长了读者忧伤的记忆，在审美意识及精神认知上自成一派，能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

应该说，路玉洪的诗于短小中呈现出了很宽阔的“维度”。譬如诗人的这首《浅爱》：“爱一座山/就像白云/爱一片天空/或者/一层赤裸的霜/爱一块泥土/可千万别嫌轻/别嫌薄/它们年年来/就年年有一片蒙蒙的细雨/年年有一场雪”。再譬如同样的一首《正能量》：“你从东边的海上/带着/一个红色的日升/落到枝头/那次桃花/和绵绵细雨/把一万个失散的梦/放平/而你常常/也是无影灯下的刀/挥舞着雷电/割去那些阑尾/和腐烂的肿瘤”。

两首不尽相同的诗，都是有感而发，亦有着不一般的意蕴、深度与广度。我们知道：同题材的诗，无论是写景抒情、大都司空见惯，难以跳出浅显、直白的窠臼，更难写出新意。路玉洪则不然，他写表面的“浅爱”，却在“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形态中，催生出了“爱一块泥土，可千万别嫌轻、别嫌薄”的精辟之句，把现实生活生态度上升到了较高的精神层面；写对正能量的解析，也多有与众不同的句式：“而你常常，也是无影灯下的刀，挥舞着雷电，割去那些阑尾，和腐烂的肿瘤”。如此彰显自我认知的诗，是作者发出的近似于引领者的呐喊，以语言的独特性、延展性，以及精微的发现和描摹，使诗作充满了盎然生机，留下了更加宽阔的思维空间，读来令人感慨。

总之，简约而不简单，构建高品质的精神家园，当属路玉洪当下诗作的特质，也是诗人有意为之和探索的创作方式。